

小說 佳作 張皓棠

個人簡介：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

張皓棠，1993年生。彰化人。曾得過全國巡迴文藝營創作獎散文獎佳作、彰化磺溪文學營創作獎小說類首獎、靜宜文學獎小說類、散文類佳作。

無聲之城

我所在的城市，沒有聲音。

每回我想把耳塞拿下，腦海中就浮現各種人們發瘋的新聞。新聞主播精準地演繹手語，驚心動魄地敘述了沒有耳塞的反應，再配合隨後插入的影像，先是搗耳、狂奔，接著嘴巴開開合合，表情有時還會扭曲的如千年前的畫作《吶喊》一般，最後就只好送到收容所，與其他發瘋的人蜷曲一塊。

從小我們就被告誡不能拿下耳塞，那是出生後就被安插在耳朵上的特殊裝置，用來阻擋一切的聲音。因為這世界太吵了。

教科書都這麼寫，只要有個體的東西都會說話，無論動物植物、桌子椅子、車子飛機、甚至牆壁地板都能表達自己的想法，他們沒有嘴巴，卻能實實在在地發出聲音。這是個可怕的事情，想想看只要踩在地板上就會聽到地板的哀號，上個廁所馬桶也會咕嚕咕嚕地發出不滿說他吃了大便，更何況是滿地爬行的蟲子，一蟲一句誰受得了。

據說數百年前不是這樣的，那時具有生命才有發出聲音的權利，而人類則更進一步擁有語言，能夠自在表達想法。直到有個來自古地名為俄羅斯的學者，他發現了到處都是聲音，並轉告全世界。至此之後越來越多人也聽得到萬物的聲音，起初人們不以為意，還為此狂歡，讚嘆各種主體的意志。但不久後，許多人開始因此發瘋，太多聲音淹沒了一切，我們不再能聽見同事的抱怨、父母的爭吵以及枕邊人像哭一樣的笑。

人們才驚覺，這些根本不是言語，都是無意義的聲音。人們因此無所適從。

我就住在這沒有意義的城市，與僅有的妹妹一起。

從小，我們就在教堂城長大，那是以教堂為中心往外擴展，一座巨大到無法置信的城市。整體構造就像隻欲振翅高飛的蟬，蟄伏在一片荒蕪的沙漠中，高強度的黑褐色玻璃層層包裹住裡頭數以萬計的芸芸眾生，以阻擋因全球暖化而瘋狂

的太陽。而內部則是依靠著位於頭部的超級電腦掌管一切，我們才得以生活、工作與死亡。

我和妹妹有時會趁天氣舒適時搭乘高速電梯，前往隨機一片閃爍著奇異光芒的蟬翼上。我們會讓炙熱的風從袖間穿過，伴隨著些許刺痛，妹妹總抓著我的衣角與我一起遠望，朦朧間似乎可以看到幾座一樣巨大但不同造型的城市，我會依靠淺薄的回憶為妹妹比劃出這些城市的名子，但那已是數十年前的知識了，地理與氣候的隔閡分離了彼此，沒人知道他們是否活著還是只剩一句空殼。

遠望結束，我與妹妹必須回到位於鳴腔的主教堂，與其他的孤兒一同打掃環境以換取生活的必需品。教堂的構造就如縮小版的城市，從腹部進去即會見到一片不小的庭院，需要動用數十人整理，而我通常負責修剪樹木，妹妹則幫忙清掃落下的枝幹。這裡有很多的蟬，密密麻麻地盤踞在每棵樹上，像是黑頭粉刺般令人心慌。我討厭那些蟬，他們總是干擾我的工作，每次剪除雜枝都要先將上方的蟬趕走，浪費不少時間。

有時，我會想用大剪將那些蟬盡數除去，將煩惱一了百了。然而教主的教誨總會浮現在腦海中：蟬是知曉萬物的存在，它的聲音是真理、本質與存在。

這裡的人們也都聽從教主的指示，一起認為蟬是不可侵犯的聖物，據傳這也是我們城市被命名與建造為蟬的主因。這使得我無法痛下殺手。然而受不了時，我還是會趁無人看見時偷偷將蟬一隻隻塞入口袋中並拉上拉鍊，這樣的惡作劇雖然有點慚愧，但我喜歡讓這些蟬在封閉空間中的鼓動。

不知為何，這份一陣陣傳來的掙扎能給我一種心安的感受。

※

口袋中的震動令他回過神來，停下即將鍵入的句子。

他拔下耳機，震動聲便清晰了起來。拿起手機後，才赫然發現顯示來電的是店長，他心頭一揪往右上的時鐘看去，驚覺自己已經遲到了十分鐘。

「對不起對不起，是我自己忘了時間……嗯！已經在路上了……好的好的……對！我很快就到了……好我路上會小心，真是抱歉。」

掛上電話後，他開始從一片混亂尋找鑰匙錢包，從舊衣堆翻出制服與帽子再塞入背包中，並急忙地套上鞋子。剛拉開房間門，這才發現穿著薄衣的母親站在

門口，手插著腰，慢條斯理地看著面紅耳赤的他。

「媽，我打工遲到了。」

「先別走，」母親的語氣有點顫抖：「去跟你爸說，妹妹的午餐費還沒繳，老師在聯絡簿上催好幾天了。」

他不敢違抗，只好點點頭。

僅隔了一道牆，他轉身就來到客廳。此時父親正坐在沙發上，電視上的政論節目正大放厥詞，主持人極力地煽動情緒，然而父親完全沒有反應，就像在看平常在公司看的報表一樣，無色無味。

他率先開口：「爸……」

「有聽到。」父親打斷他的話，緩緩拿出錢包，將內裡幾張千元舉在空中，氣氛稍稍凝重。

時間緊迫，他趕忙收下後又回身進屋，急促的腳步聲與開門聲再度打破沉寂，他將錢快速塞進妹妹的書包，這才無人阻擾地離開家門。

坐上摩托車後，他深呼一口氣，便往打工地點騎行。

一路上他臉色很差，並不是遲到的關係，而是家裡的氛圍。半年來家彷彿是送進冷凍庫中的製冰盒，逐漸凝結、固化，這一長段時間他不曾見過父母對談任何一次，因此不管大小雜事都需要透過他來傳達。而會有這樣的結果他老早就明白了，雖然父母不曾對他說明過，但同一個屋簷下怎可能瞞得住，他早已從蛛絲馬跡中暗自推斷，各種線索如照片、簡訊、陌生的香水與古龍水味就像是沾到了螢光劑，於暗處發著微光引人注視。

但他只是個局外人，他總這樣說服自己，父母間的事根本管不著。他長大了，只需要根據情況改變，唯有還在國小的妹妹會讓他擔心。

來到了打工地點，那是間位於校園一角的連鎖咖啡廳。週末午後客人極多，同時段的工讀生祥哥已經在櫃檯待命，瞧見姍姍來遲的他時不懷好意的笑了一下。

店長已紮起馬尾正在後台忙著製作餐點，那是備戰姿態，嬌小的她在微波爐

與冰箱間來回移動，知道他到了僅抬頭一會便下達命令：「快快快！打完卡後先去洗碗，流理台快爆了！」

他深知店長的急性子，制服與圍裙三兩下就套進身子，打卡後便遁入了洗碗槽，將龐雜的杯盤一一過水送入洗碗機。

一個半小時後，巔峰時段已過。

兇猛的人潮消散許多。如釋重負的店長坐在塑腰椅上喝著員工飲料，午餐剛送進微波，便當味若有似無地在後台間穿梭。他則剛掃完地，來到店長面前，準備為今天的過錯解釋。

「今天怎麼遲到了？」店長問。

他帶著一點心虛，回答：「是我自己忘了設鬧鐘，以後不會再這樣了。」

店長嗯了一聲，沒有責怪的意思，僅是咬著吸管似乎在思考。

「沒關係，這次我會幫你改班，這樣公司那邊就不會留紀錄了。」店長提醒他：「但你要記得下次不要再犯囉！」

聽到這，他連忙道謝。一聲「欸——」傳來，店長站起身取出她的午餐，扒了一口飯，與他閒聊：「你是不是快畢業了？」

「對，明年六月。」

「有要升學嗎？」

「目前……是沒有這個打算。」

「如果你沒有規劃的話，」店長嘴巴含著飯菜，語帶含糊：「看你要不要畢業後就在這邊轉正職，雖然這邊薪水不多，但業務你都熟了，只要再學一些帳本的操作與進貨就好，儲備幹部就可以有 26K，以後這間店給你管，現在不景氣，這薪資一定比大部分新鮮人還來得好了。」

他沉思一會，對於未來他的確沒有明確的規劃，僅有些平凡且薄弱的夢想。但店長突如其來的邀約他仍不知怎麼回話，不敢那麼快下決定。

「我……我要想一下。」

「沒關係你慢慢考慮，這事不急，還有幾個月可以想。」店長點點頭以示明白，說：「你先去前面幫祥哥做飲料吧。」

他說了聲好，便快步來到吧檯。此時並沒有客人，祥哥縮在收銀機旁的角落玩著手機，見到了他就問：「怎麼今天遲到了？」

「別說了。我忘了設鬧鐘。」他搔搔頭。

「北七，啊你有沒有被扣薪水？」祥哥調侃地問。

「沒有，」他微微露出笑容：「店長說我表現良好，會幫我改班表。」

「這麼爽？」祥哥一臉驚訝，隨後又靠近他身邊，低聲問：「那他有問你要不要升正職嗎？」

祥哥比他資深兩年，看見這講悄悄話的姿態知道有八卦，他也放低了音量：「有啊，怎麼了？」

「我勸你不要。」祥哥擺明了立場，做了一聲噓的動作，說：「這事沒有那麼好康，店長做了三年了都一直 28K，還天天被經理幹……而且你不是想當作家？窩在這邊沒有前途。」

提到作家，他臉馬上紅了起來：「我沒天分啦……而且作家更沒前途吧。」

「不會啊，」祥哥挑眉：「我就很喜歡你上次寫得那個鯨魚的故事。」

他不敢明講，其實那篇鯨魚在文學獎的初審就被刷掉。他自己知道，在寫作上自己幾乎是無望的，他就是無法克服某些問題。最後這批故事就只會成為朋友間的消遣，喜歡但無用。

「你有寫新故事了嗎？」祥哥問。

「有啊，一個很多蟬的故事。」

「好猛！那這次蟬可以幹嘛？是偵探小說嗎？破案的關鍵？還是超級英雄？蟬人？」

他咧嘴一笑：「什麼啦，蟬變英雄可以幹嘛，用叫聲吵死壞人？」

祥哥也笑了，說：「我不知道啊，你又不說你寫了什麼？」

他原本要開口，卻講不出來。他才發現自己並沒有為此次的故事想出一個完整的架構，這次的故事原型是一個夢，一個被蟬包圍的夢。僅此而已。似乎有些迷茫在帶著他書寫，有時他會覺得自己只是個媒介，被不可名狀的東西牽著，完全不曉得會如何發展，與結束。

「寫完再跟你說吧。」他只好先這樣做結。結束話題。

之後一陣安靜，陸陸續續有客人離開。沒有緊迫的工作必須去做，祥哥窩回去與手機做伴，他則開始思考自己到底在寫什麼，以及要怎麼繼續。

想了一會，他轉頭呼喚：「祥哥。」

「嗯？」祥哥正專注在手遊的廝殺中，並沒有抬頭。

「你覺得一個宗教的領袖要用什麼樣的口號來號召群眾？」他問。

祥哥眉頭微蹙，似乎正努力從記憶中翻攪出一些術語：「嗯……神愛世人？」

「為什麼是神？」他像是想到了什麼，覺得好奇。

祥哥一手攤開反問，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說：「不然誰能那麼偉大？」

※

蟬愛世人。

白髮蒼蒼的教主任在宣講台前，雙手舉起，手指交疊繞纏，食指與中指各自翹起如一對翅膀，那是蟬的意思。

教堂內人滿為患，我與妹妹被擠在柱子聽著教主傳道。

我雖無法明白蟬的真諦，但至少教主的偉大我是不會懷疑的。收留我們這群孤兒的即是教主，而他也是城市裡唯一不須耳塞的人，只有他能平靜地吸納萬物

的聲音，並為我們指點當中的意義，我們也奉他的所有指示為主臬。大家都很慶幸有教主的存在，否則只能在這座無意義的城市漫無目的的遊走。

宣講完畢後，教主通常會踱步到台下巡視。人們開始魚貫湊上前，比出各自遇到的困難，教主則會和藹地看著求救的民眾，並做出古裝劇中才會有的「聆聽」。

這個城市的人們總有無數的問題。往往不是不知如何解決，反而是解決方法太多而無法選擇。我想這一定是萬物都有聲音惹得禍，儘管我們已經不受到物質性的干擾，然而那些海量的意見仍能如蟲蟻般嚙咬我們的心智。例如我就不知道今天午餐要吃便當還是速食，雖然實際聽不見，但我腦海中總會浮現出這些食物哀嚎的言語，用一種形象化的扭曲神情對我訴說，吃它將會有多少不好的後果。這已經成為我們這世代人的文明病了，為那不存在的聲音焦慮。

此時妹妹拉了拉我的衣角，才發現教主已經離我們不遠了。我蹲下身，問妹妹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，妹妹則對我比了一個「離開」的手勢。

我搖搖頭。雖然我不知道妹妹的意思是要離開這個教堂、城市，還是這個世界，但不管何者都是不允許的，因為我們沒有教主精神上就無法支撐，儘管有時教主給的建議很詭異(像是選擇午餐時叫我們吃雞胸肉，然而那根本難以下嚥)，但若不接受我們就只能去遠在天邊，不知是否還存在的另一個城市接受另一個教主的指點。

這已經不是妹妹第一次說想要離開，因此我捏了一下妹妹的手背以示警告。妹妹被我捏痛後扯開我的手，轉過身來發脾氣。一見到這情況我就慌了，畢竟妹妹是我唯一的依靠，妹妹會生氣必定是不了解我的苦心。只好不停安慰、做鬼臉還有曉以大義。

就在我忙著令妹妹回心轉意時，我感覺得到背後有許多目光投射而來。等我發現時，教主已經站在我們面前，用慈愛的眼神關注我們。

「蟬愛世人。」教主對我們比出蟬手勢。

我也熟練地比出蟬，向教主表示我的虔誠。雖然我根本不喜歡蟬。

「今天有什麼問題嗎？」教主比劃。

我趕緊將便當還是速食的煩惱比出來，教主則做出聆聽的動作。此時，我感

覺到外套口袋間有些騷動，才想起今天稍早惡作劇塞了幾隻蟬忘了取出。

我慌忙的回過身來，想要利用身子造成視線死角。然而教主似乎發現了什麼，手疑惑地舉到一半。眾人也順勢看了過來。

該死！我可不想因為褻瀆聖物而被懲罰拔掉耳塞！

但是蟬仍不停顫動，像是火災警報器不停地敲打著警訊，我害怕極了。

※

他的手微微顫抖，眼神不自覺地往周遭飄去。

教授饒有興味地看著他，說：「我覺得你可以考慮看看，以你的成績直升研究所絕對沒問題，不用太擔心。」

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……」他將手汗不停擦在圍裙上。

「學校內也有很多種研究生的獎學金，有很多家境比較困難的同學都能順利申請，雖然錢不多但是也不無小補。」教授像是自以為看穿了什麼，繼續說了下去：「更何況現在競爭激烈，有個碩士學歷在業界也比較好找工作，而且我們系所有很多就業講座，絕對不用擔心畢業即失業。」

他不知如何回話，一陣尷尬的沉默。幸好教授也沒催，將剩下不多的咖啡一飲而盡，之後便站起身，搭上了外套：「你慢慢考慮，一月底前給老師答案就好，你很優秀值得更好的發展。」

慢慢考慮。他突然有種既視感，我真的能慢慢考慮嗎？

「有事要忙，先走了，」教授微微頷首：「記得準備下周的小考喔。」

他向教授道別。目送教授離去後開始收拾桌上的杯盤，送到回收區時祥哥的頭從後台探了出來，一臉好奇：「為什麼你教授知道你在這邊？」

「他是班導，應該是看我的之前填的資料發現的。」他推測。

祥哥喔了一聲，繼續問下去：「那他找你幹嘛？」

「問我要不要升學。」

「那你有答應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還在想。」

突然，他覺得有點想吐，開始試著深呼吸。畢業逼近，使得他對於即將到來的未來感到無所適從。他其實並不缺錢，雖然家變在即，但他仍不太擔心經濟問題，會來打工美其名是減少家裡負擔，然而真實理由是他不知道自己要幹嘛。

他回到吧檯，為自己點了一杯拿鐵，隨後開始製作。他不停攪動鐵杯使內裡的奶泡綿密，之後將裝著咖啡的馬克杯斜放，注入牛奶，緩緩倒出一朵白色的雲，並在八分滿的時平放馬克杯，鐵杯拉起，於褐色的畫布上甩出一條白色的尾翼。

看著自己拉的花，他平靜了不少。祥哥此時也走到了吧檯，拿著一塊布擦拭杯子。

「我覺得你不要全信教授的話比較好。」祥哥開頭。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他是不是一直跟你說升學的好處？而且要你直升？」祥哥有點義憤填膺，將杯子重重放下：「那些都是假的，只是要把你留在學校才能賺錢。我哥哥之前就是信了教授的話，畢業後仍然沒有什麼好工作，最後還是自己靠國考翻身。」

祥哥下了結論：「除非你家裡有錢讓你去國外，不然還是不要升學好。」

他看著祥哥，並沒有回話，陷入了思考。眼前的人比自己大了好幾歲卻仍然是工讀生，這個身分使得質疑油然而生，他忽然不解祥哥的選擇。

「那你為什麼要來做工讀生？」他問。

「是我不想轉正職，店長經常暗示，我自己不要的。」祥哥解釋：「我才不想像店長一樣天天被刁難，事情一堆薪水只有多個兩千。」

「那你有什麼規劃嗎？就像是……你也知道的，工讀生不能做一輩子。」

「我喔？我現在在存錢，」祥哥眼睛發光：「我要自己開間咖啡廳，自己當

老闆。」

咖啡廳？他腦中瞬間浮現了許多倒店的新聞，怎會有人還敢做。然而他並沒有說出來，因為某方面來說他也挺羨慕祥哥的，知道自己要幹嘛，可能沒有考慮周到，至少有一個夢想，一個選擇。

「真勇敢。」他暗暗地說。祥哥沒有聽到，繼續吹著口哨擦著杯子。

等最後一批客人終於離去後，收班的時刻也來了。

他先行一步打卡，留祥哥做最後的清潔。道別後，他坐上機車，往家的方向騎去。

停好車，他拖著疲累的步伐跟往常一樣往玄關邁進。然而這次還沒進家門，他就聽到熟悉聲音再互相嘶吼。

拉開門，長久未對談的父母竟正在對罵中，字眼極其難聽，似乎是財產歸屬的爭執，兩邊竟然在為誰先外遇而僵持不下。

母親看到了他回家，叫他先回房間。父親也只瞥了一眼，隨後繼續爭吵。

他低下頭，想要遠離戰場，然而就在要進房間前，卻發現年幼妹妹正靠著門縫往外窺去。他走了過去，拉開妹妹的房門，此時妹妹已經哭紅了雙眼，滿臉鼻水。

他一把抱起妹妹，拍著背安慰：「不哭不哭喔，不要擔心，爸爸媽媽只是在討論事情，不哭不哭。」

妹妹仍在啜泣，手上捏著一張紙。

他取了過來攤開，歪斜的字跡不停寫著：「爸爸不要罵媽媽了」、「媽媽不要打爸爸了」、「我會乖乖媽媽不要哭」、「爸爸不是故意的」、「原諒媽媽好不好」……一筆一劃像是刀割，狠狠的刻在這個家。

「妹妹，」他忍住衝動，說：「很快就結束了，不要害怕，今天跟哥哥睡好不好？」

妹妹點點頭。他將妹妹抱進自己的房間，並拉上了門。有了牆壁阻隔，外頭

的烽火連天僅剩模糊的字眼，他為妹妹蓋上棉被，並將鼻水淚水擦拭乾淨。

哄了一會後，妹妹終於睡去。他才坐回電腦桌前。

此時外頭已經沒了聲音，他想起這是半年來父母第一次的溝通，但想不到是如此難堪。他甩甩頭，試著擺脫父母的事情。打開電腦，呼吸吐氣數次後，他戴上了耳機，播放黑人的靈魂樂。他進入沉思，決定繼續為故事書寫下去。

但在下手前，他忽然感覺到一陣騷動，似乎是從外套口袋傳來。他驚慌地往口袋看去，卻空空如也。找不到問題來源，他決定不管剛剛的怪事，開始鍵入字句：

許多許多蟬飛了出來，我感到非常慌張，拉鍊竟然被扯巧……

字打到一半，騷動感又來了。他不耐煩地往下一看，赫然發現有大量的蟬從口袋飛了出來，振翅高飛。

他跳了起來，把外套甩在地上，然而還是有越來越蟬從口袋飛出，房間很快便佈滿了黑點如狂風暴雨，逐漸淹沒視線。

他發抖地遮住雙眼，無法解釋的事物讓他害怕地叫了出來。

但在叫的這一瞬間，那些蟬全消失了。

他張開雙眼，外套在地上如一具棄屍般紋風不動，妹妹仍在一旁安詳地熟睡。一切如舊如往常，他不曉得剛剛發生了什麼，只感到腿軟，跌回椅子上。

或許是幻覺，他這麼告訴自己。

※

許多許多蟬飛了出來，我感到非常害怕，拉鍊竟然被扯開了！

教主與眾人一臉吃驚。我能想像他們在想什麼，怎麼會有人敢玩弄聖物。種種酷刑快速滑過我腦中，讓我崩潰的蹲在地上。

然而，口袋的躁動依舊。我抬頭，才發現蟬是從妹妹的口袋飛出來的。她不知何時將蟬放入她的口袋中，並在此刻放了出來。

回過神來後，才發現大家正看著妹妹。有人憤怒，有人比出髒話，有人對於蟬被汙辱而不敢置信而跪地。我感覺得到空氣快燒了起來，只能將妹妹拉近身邊。

幸好，教主揮個手後眾人便冷靜下來。

「我們不應該因為無知而認定其有罪。」教主為眾人開示。

一句話，大家就不再怪罪妹妹了。我鬆了一口氣，並跟大家保證會教好妹妹，人潮才漸漸散去。之後，我牽著妹妹的手，將她拉到教堂角落，蹲下身來摸摸她的頭對她道謝，我知道妹妹剛剛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護我。

雖然我們是兄妹，但其實我們沒有血緣關係。妹妹是我多年前在打掃庭院時發現的，人們總會將無法養育的孩子遺棄在這，我撿到了她，從此建立了我們彼此的連結。她從小就與其他孤兒不一樣，對於萬物似乎有奇異透徹的理解，這世界的運行法則、自然規律在她眼裡總有不同的說法，以前我會試著去了解她，然而妹妹總是想得太深、太遠了，我無法思考，只能跟其他人一樣將煩惱都丟給教主。

「你怎麼知道我口袋有蟬？」我比了比口袋，做出蟬的動作。

妹妹看著我，小小眼眸骨溜地轉動。

「我有聽到。」妹妹比劃。

我覺得不解，回問：「為什麼你能聽到？」然而妹妹沒有回答我，只將我的手心攤開，寫下了五個字。

教主是騙子。

我嚇得把手甩開，不敢相信妹妹竟然有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。

這令我想起某一種人，外表與常人無異，但他們會思考、會付出行動，會試圖去翻閱古老的文獻，從艱深難懂的詞彙中找出驚世駭俗的說法，再與其他顛沛流離的同類共同對話。我曾聽聞過，他們對於這世界有著充沛的熱情，期望去改變。可惜的是，沒人可以理解他們的著作，只會在完成後又鎖進塵封已久、無人踏入的圖書館中，這世界依然有眾多的聲音在物質上在精神上折磨我們，不會因

為這些人改變，我們仍需要一個教主為我們維持世界的精神秩序。

因此妹妹對教主的毀謗令我生氣。只是，某部分的自己又想要試著相信妹妹。或許是長久相處的兄妹情誼，也或許是我對妹妹的聰明感到害怕。

「你怎麼可以這樣汗辱教主呢？」我在妹妹手上寫下。

「因為他沒聽見蟬的聲音，」妹妹寫下：「教主跟其他人一樣什麼都聽不見。」

胡扯！我試圖糾正妹妹，比劃：「那他是怎麼為大家做決定的？他怎麼知道什麼是對的？」

妹妹表情嚴肅，我的手心感受得到妹妹指尖的力道越來越重，像是要劃出血來，令我起雞皮疙瘩。

妹妹緩緩地寫下：「我們不必依賴教主。」

「你想知道蟬的聲音嗎？」妹妹比劃。我帶著猶豫微微點頭。

妹妹露出微笑，抓起我的手，一路狂奔。

※

下班後，他趕忙衝回家中。

他感覺腦袋搖搖晃晃的，太多事情同時被塞在火藥罐裡，炸出了滿目瘡痍。

早上上班時，他剛到店就看見今日沒班的祥哥在跟店長對罵。他從話語中隱約得知事情經過，似乎是祥哥昨晚在備料時忘記將數個蛋糕冰回冰箱，導致滿廚房的螞蟻。然而，祥哥在被叫來賠錢後卻情緒失控，就著以前他看不順眼的事一一開罵，足足飆了三十分鐘，店長便一怒之下請他走人。

他親眼看著祥哥簽完時數表後悻悻然地離去，沒回看任何一眼，而店長也坐在後台久久不能言語。不多時，店長把他叫來身邊，語重心長地說：「小心一點，你以後出社會就知道了，這世道很多神經病。」

店長隨後跟他講了很多祥哥的事，像是害怕祥哥傳輸了什麼奇怪觀念給他。他並沒有回話，只是聽。然而越聽卻越暈眩，他感覺世界天旋地轉，不知道誰對

誰錯，也不曉得可以聽信誰。

這次的對談讓他再度對於自己的未來感到恐懼。店長、祥哥、教授的話都讓他產生質疑，他害怕即將到來的選擇錯誤以致萬劫不復。那些聲音像是不斷嚙咬著他，一回又一回地剝掉他的皮肉，龐大的焦慮席捲而來，令他像是等候死刑的犯人，僅能看著時針的無情轉動。

幸好，選擇時刻沒那麼快到來，他還可以努力地穩住自己的情緒。然而，快下班時的一通電話又打亂一切。

看到來電顯示是家裡打來時他本沒有顧慮太多，接起時發現是姑姑的聲音才驚覺不妙。而電話那頭，姑姑僅是單純寒暄一下，並沒有明講發生什麼事，只叫他下班後直接回家，不要在外逗留。

現在，他在家門口不敢進門。第一次覺得鐵門下方透露出的光是如此刺眼。

他開門後，映入眼簾的只有姑姑坐在沙發上滑著手機，餐桌上擺了幾張文件，並沒有見到父母的身影，。

「回來啦。」許久未見的姑姑笑了一下。

「姑姑好，怎麼來了？爸媽呢？」他問。

「他們今晚會住別的地方，妹妹則被媽媽帶著，不用擔心。」姑姑報以微笑，似乎想要讓他安心。

「有些重要的事，你爸媽要我來跟你說，」姑姑拍了拍身旁的座位，要他坐下：「你先坐，我慢慢跟你說。」

他點點頭，將背包放置一旁。姑姑拿起桌上的紙，攤在他面前，向他解釋。

像是演練多時，姑姑講了許多不重要的話，包裝了一層又一層，似乎不願意將現實直接攤開。或許是怕傷害太重，姑姑不停重述一些字眼，要他不要擔心之後的生活，要他換個角度想。然而「離婚」兩字終究出現了，日期也出現了，就在下周。

他試圖假裝冷靜，呼吸雜亂，「那我需要做什麼嗎？」

姑姑緩了一會，喝了口水：「他們很尊重你的決定，所以，想知道你以後要跟著爸爸還是媽媽呢？」

他看著姑姑，遲遲才開口：「……那妹妹呢？」

「妹妹還小，而你已經長大了……爸媽是說讓你先決定，只要你跟了其中一方，妹妹就會去另一方。」姑姑回答，像是早已準備好。

他差點跌了一下，但還是穩住了。姑姑並沒有發現他的異狀，仍在靜靜等他回覆，他嘴唇欲動卻又停止，爸爸或媽媽的字音都在成形前就被吞了回去。他不知道，他想這樣說，卻忽然明白爸媽離開的用意就是要他今日決定。他開始努力回想爸爸或媽媽的好，開始考慮妹妹跟誰會有比較好的生活，但到了最後的最後仍然是沒有答案，他好希望有人能告訴他如何是好。

他突然想起小說中妹妹所寫下的字句，我們不必依賴教主。

姑姑並沒有催促他，說：「你不用現在決定沒關係，姑姑我今天會睡爸爸房間，你休息一下，好好想一下，明天早上再跟我說就好。」

他點點頭，隨即站起身，走回了自己的房間。

躺在床上後，他注視著天花板，看著暖橘色的燈光搖搖欲墜。他進入了長思，將手舉在上方，讓影子壓在臉上，好像有一種漂浮感將他舉了起來，但很快地又重重摔落。他宛若長期失眠的病人，太多聲音哀號般的進入腦中，工作的、升學的、夢想的、父母的都對著他嘶吼、咆嘯，他無法全部接收，雙眼佈滿血絲。

就在此刻，他隱約聽見了蟬叫聲。

他作起身，一股力量正在驅使他到電腦桌前。他帶起了耳機，讓熟悉的靈魂樂滿溢於空間中。他隱隱發覺故事正在希望成長、蔓延，並想跟他說些什麼。

打開檔案，他書寫下去。

妹妹帶著我一路狂奔，我想試著掙脫卻發現妹妹死死的握住我的手。

我們穿過了鳴腔、腹板、背板，再藉由高速電梯前往蟬翼。途中，我試圖詢問妹妹她知道了什麼，然而妹妹始終沒有回答。此時，夜色已經籠罩大地，寒風令我瑟瑟發抖，白日所見的漫漫黃沙已成黑色的汪洋，無窮無盡。

跑到蟬翼中央後，妹妹終於放開了我的手。

「教主是假的，教堂也是假的。那只是讓他擁有權力，沒有了權力，教主的論述就完全沒有意義。」妹妹嘴巴開開合合，像是在吃飯一樣擺動然而嘴巴沒有任何東西。我嚇了一跳，並非妹妹的詭異動作嚇著了我，而是我竟然讀懂妹妹想表達的事物。

「哥哥，」妹妹說，「把耳塞拿下吧。」

把耳塞拿下吧。他隨著妹妹的口吻喃喃自語。靈魂樂的歌手剛好唱出一個極長的聲音，喉間的鼓動令歌詞被抖落、被拉長，內涵逐漸在這延宕中消散。

我感到強烈不解，怎麼能把耳塞拿下呢！妹妹一定是瘋了！

我看著一望無際的沙漠，腦海浮現幾億幾兆粒的沙子發出聲音的模樣，渴望著一句句撕咬我的靈魂。而且不只是沙子，那陣風、那片雲、那顆飽滿的月亮都會實實在在地發出聲音，告訴我他們的想法，試圖影響我，試圖——讓我蜷曲崩潰。

妹妹握著我的手，她的雙眼不留任何質疑。我感覺得到牙齒在互相碰撞。我忽然明白我無法反抗，或說——我找不到反抗的理由。誰喜歡這樣的世界？

「不要害怕。」妹妹說：「只有一個聲音需要傾聽。」

妹妹的手溫柔地撫摸著我的耳朵，並輕輕地捏住耳塞，緩緩往外拔出。

我拳頭握緊，牙齒咬著下唇。這將是我第一次聽到聲音。

然而，萬籟俱寂。

萬籟俱寂。

他像是意識到了什麼抬頭，聲音消逝了，樂音沒了、人聲沒了、連自己的呼吸聲也不見蹤跡。他拿掉耳機，疑惑地左右回顧，這世界怎麼變得那麼安靜？

我慢慢放鬆，並沒有想像中的恐懼席捲而來，只有安靜。我不解地看著妹妹，然而妹妹只報以微笑。

妹妹將我口袋的拉鍊打開，從內裡小心翼翼地拿出一隻蟬，雙手捧到我面前。我注視著那隻蟬，外殼晶瑩黑亮，兩片薄翼並未因狹窄空間的碰撞而折損，一格格紋理清晰可見。

蟬就靜靜地待著，微微翹首。我能感覺到牠那千百對的眼睛也注視著我。

「只有一個聲音要聽。」妹妹說，將蟬靠近我的嘴巴。

我點點頭，閉上眼睛，輕輕的含下。我感覺得到蟬的足肢點在我的舌頭上，牠並沒有亂動，安順、乖巧與知命。不斷湧出的唾液裹上了蟬，順著往喉嚨推動。

那隻蟬就這樣被我吞了下去。我也就這樣地聽見了一個聲音。

知了。

他也聽見了。在身體裡。腸胃似乎有東西在蠕動、翻騰。他幾乎是跳了起來，電腦椅被撞倒在地。他感覺到肚子深處有東西強烈的震動，像是在拍打翅膀，又像是在瘋狂的甩動。

他蜷曲在地，似乎有大量東西呼之欲出，從腸胃、從食道、從咽喉一步步攀爬而上，每過一個關卡，他就體會到更強烈的掙扎，直到口腔。

然後，一隻蟬從他嘴裡吐出。

他不敢相信地看著那隻蟬，正在他面前抖落一身的黏液。那雙蟬翼逐漸乾燥、展翅，啪啪啪地飛了起來，隨後以一種讚嘆生命的姿態鳴叫。

知了！知了！知了！

那隻蟬開始鳴叫，從我的體內。

我張開眼睛，眼前的景物像是被漩渦帶走而模糊。那些沙漠、城市、人民已經扭曲的無法辨認，我能看見好多言語化為具體的字在我身邊呼嘯而過，持續的環繞、發出噪音，試圖衝進我的體內。

然而，他們始終進不來，我才發現自己已經找到方向。不再迷茫。

第二隻蟬從他嘴巴飛出，再來第三隻、第四隻，大量的蟬衝了出來。像是洪水猛獸，發狂般地尋找出口，他的耳朵、鼻孔、肛門也隨即淪陷，噴發出無數的黑蟬。那些蟬匯聚成一個巨大的龍捲風，席捲了房間內的所有事物，他被那些蟬載著，越吹越高、越吹越高，伴隨著滂沱暴雨似的知了聲。他視線開始失焦，遁入了潛意識中……

我跪了下來，痛哭失色，我終於知道了自己的聲音。